HERALD MONTHLY
號角
月報
加西版
July 2025
2025年7月
每月第一個星期三出版
加拿大號角網頁
www.heraldmonthly.ca

金句：「……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子……」（哥林多前書12章12節）

阿省 眞的想獨立嗎？

保守黨在4月28日聯邦大選落敗後，一些不滿自由黨政策的阿爾伯達省（Alberta）省民開始再次呼籲脫離加拿大獨立。其實早在1980年代，老杜魯多推行「國家能源計劃」（National Energy Program）期間，分離主義（Separatism）情緒亦曾經高漲。近年來，以石油爲主要經濟命脈的阿省，分離主義者再次因爲自由黨針對能源產業的立法感到憤怒，加上經濟下滑，令獨立呼聲再次死灰復燃。阿省省府在聯邦大選翌日提出法案，擬降低省級公投的門檻，這無疑爲分離主義者大開中門，令獨立公投更容易推行。究竟阿省獨立是否人心所向？當中的可能性又有多大？本報訪問了阿省華裔省民，聽聽他們怎麼說。

撰文及策劃：陳筱苓

明年擬舉行全民公投

阿省新提交的選舉法案，將要求公投的簽署人數，由原來現行規定註冊選民總數的20%，減低至上一屆大選中合資格選民的10%，即約177,000人；而申請時間也由目前的90天延長至120天。阿省省長戴思敏（Danielle Smith）在4月29日表示，新法案將賦予普通省民更多直接參與民主事務的機會，並指出只要公投請願書收集到足夠的公民簽名，她將在2026年舉行全民公投。

戴思敏更在5月5日向省民發表講話，宣佈將任命一個特別談判小組，代表阿省與聯邦政府進行談判。此外她會成立一個「阿省未來」（Alberta Next）專責小組，由司法、學術和經濟界人才組成，小組成員與戴思敏將一起透過實體和線上的省民大會，討論阿省在加拿大的未來，包括討論2026年公投議題，當小組的工作完成後，其中一些較受歡迎的建議將提交省級公投，讓所有阿省人在2026年進行投票。

戴思敏強調，阿省政府不會主動在公投選票上，加入關於阿省是否脫離加拿大的議題；然而，如果有由公民發起的公投請願，能成功收集到規定數量的簽名，並要求將這個問題提交公投，省府將尊重民主程序，並會在2026年的省級公投選票上加入這項議題。

阿省前路看聯邦回應

一個名為「阿省繁榮計劃」（Alberta Prosperity Project）的組織，隨即在5月12日舉行集會，討論公投問題的措辭字眼。該組織表示，公投問題將是：「你是否同意阿省應成為一個主權國家，並不再是加拿大的一個省份——同意或不同意？」（Do you agree that the province of Alberta shall become a sovereign country and cease to be a province of Canada – yes or no?）。該組織聲稱，他們已經獲得超過24萬個支持分離的承諾，遠超過執政聯合保守黨政府新法例的門檻；他們更希望將分離公投提早在本年底舉行，而不是明年的省選。

阿省是否會走上獨立之路，戴思敏表示這要視乎渥太華能否正視她們的訴求。她在對省民的公開講話中指出，阿省過去向聯邦財政貢獻了數千億加元，遠遠超出他們從中獲得的回報；然而，她認為過去十年自由黨執政的聯邦政府，對阿省並不公平，特別是在經濟與能源政策上，導致基礎民生受損。

阿省省長戴思敏
Danielle Smith(alberta.ca)

求經濟自主公平撥款

在公開講話中，戴思敏對聯邦政府有這樣的訴求：

一、在加拿大各省中，只有阿省與薩斯喀徹溫省（Saskatchewan）沒有海港，阿省要求獲得通往太平洋、北冰洋與大西洋沿岸海港與走廊的權利，以便將阿省的石油、天然氣、關鍵礦產及其他資源，依據自由市場的需求出口至國際市場，而非受制於渥太華政府的決定與干預。

二、聯邦政府必須停止干預省級資源的開發，包括廢除如禁止新建管道的《C-69法案》、石油油輪禁令、 淨零排放電力規定、石油與天然氣排放上限、淨零排放車輛的強制性規範等法案與政策。

三、聯邦政府不得在未經阿省政府同意的情況下，對阿省的資源出口徵收稅項或施加限制。

四、阿省應獲得與其他三個最大省份（魁省、安省、卑詩省）相同的人均聯邦轉移支付（per capita federal transfers）和聯邦均衡撥款（Equalization payments）。阿省願意繼續支持較小省份的財政需要，但強省之間彼此補貼（如阿省補助魁省或安省）並不合理，也違背最初的均衡補助設計初衷，必須終止。

請上號角網站www.heraldmonthly.ca收聽本文聆聽版音頻。

石油恩怨五十年

阿省分離主義運動歷史悠久，其根源可追溯至19世紀末。加拿大首任總理麥當勞（Sir John A. Macdonald）1878年的「國家政策」（National Policy）被視爲優先考慮加拿大中部利益，強制推行東西向貿易，引起當時西部（現今阿省地區）強烈不滿。

省民感到常被忽視

在社會信用黨（Social Credit Party）從1935年到1971年執政期間，阿省出現了分離主義。1970年代老杜魯多的《國家能源計劃》被分離主義者視為「對阿省價值觀的侮辱」，1974年大選自由黨在該省全軍覆沒；而自1980年代開始至今，阿省陸續出現了不少主張獨立的政黨，儘管歷來只有阿省政壇的邊緣勢力真正主張分離，但不少阿省人普遍感到被聯邦政府忽視。1975年一項調查顯示，僅3.6%的卡加里市民支持分離，但超過七成認為阿省政客在渥太華不被重視。到1980年，支持分離者上升至14%。

2002年，時任省長簡欣（Ralph Klein）警告當時的克里純（Jean Chretien）政府簽署有關氣候變化的《京都議定書》（Kyoto Accords）可能會導致分離，引來輿論批評；然而，分離主義者從未成為政治意向主導，即使在2018至2020年「Wexit」（西部退出）運動高漲，成立了提倡分離的獨行黨（Maverick Party），也未能在2019或2023年選舉中取得任何席位，不過隨著阿省省府擬將公投門檻降低後，分離主義呼聲再次高唱入雲。

獨立須與各方協商

不過，阿省能否獨立，還需要經過一系列的法律程序和條件審核，歸納如下：

1. 啟動公投：由阿省政府主動提出公投；或依《阿省公民倡議法》（Citizen Initiative Act），由民間發起。

2. 公投結果必須符合聯邦《明確法案》（Clarity Act）要求：該法案由加拿大聯邦政府制定，規範任何省份（如魁北克、阿省）不可單方面宣佈獨立，必須經協商程序，而公投準則包括明確多數（Clear Majority），以及公投問題必須清楚（Unambiguous Question）。

3. 獨立須通過法律審判：即使通過公投，阿省仍不能立即獨立，必須與聯邦政府及所有省份協商；並須修改加拿大憲法，就獨立條件達成協議；當滿足各種法律要求後，阿省才可以脫離加拿大正式獨立。

原住民態度也將影響西部分離主義，西部省份大部分地區都由聯邦政府與原住民訂立了條約，限制省份脫離時的土地控制權；而原住民族是條約的簽署者，有權拒絕加入獨立國家。加拿大原住民現任全國酋長內皮納克（Cindy Woodhouse Nepinak）表示，原住民從未就阿省獨立一事被諮詢過，因此阿省若試圖使國家分裂，將是「不合法的」且「違憲的」。

美國也有分離主義嗎？

阿省分離主義復活，而魁省也曾經兩次舉行獨立公投（1980年與1995年），相對之下，美國從未舉行過獨立公投，而所謂的分離主義如加州的“CalExit”與德克薩斯的“Texit”等運動多為象徵性，缺乏實質法律基礎與廣泛支持，難成氣候。

美加對獨立的看法，主要的不同源於法律。1998年加拿大最高法院對魁省是否能單方面分離作出裁決。裁定指出：如有「清晰問題與清晰多數」的公投結果，聯邦政府需「善意地談判」。加拿大政府根據上述裁決在2000年制定《明確法案》（C-20），規定分離公投需有清晰問題與明確多數。而美國最高法院早在1869年的「德克薩斯訴懷特案」（Texas v. White）中明確裁定：「州份無單方面退出聯邦的權利」，這是美國聯邦不容分裂的法律基石。

請上號角網站www.heraldmonthly.ca收聽本文聆聽版音頻。

出版 加拿大基督教角聲佈道團 Chinese Christian Herald Crusades (Canada) Herald Monthly 加西辦事處 2-3539 Main Street, Vancouver, B.C.,V5V 3N4, Canada 電話:(604)876-1061 傳真:(604)876-1068 電郵:vancouver@cchc.org 加東辦事處 300 Steelcase Road West, Unit 28, Markham, ON, L3R 2W2, Canada 電話:(905) 944-1777 傳真:(905) 944-1778 電郵:toronto@cchc.org
號角網頁：電子版/影視版/聆聽版/音樂版 www.heraldmonthly.ca 全球角聲網頁 http://cchc.org/ 承印 International Web Express Inc (604)526-8557

獨立並非解決之道　尋求和解合一之法

2025年4月28日，加國聯邦大選揭曉，自由黨繼續執政，這一結果激怒了阿爾伯達省（Alberta）的部分省民，他們因長期不滿聯邦政府的能源政策，再次掀起獨立運動。阿省政府更在選舉翌日提出法案，擬降低省級公投的門檻，使得分離主義運動（separatism）似乎有了更現實的操作空間；然而，獨立真的是解決問題的良方嗎？從現實政治、經濟可行性到道德倫理層面，分離主義都面臨巨大挑戰。更重要的是，從《聖經》的教導來看，政府是神所設定，不可輕易拆散，分裂並非上帝所喜悅的，宜通過合法管道表達不同意見和訴求。

若然阿省獨立，首先面臨的是經濟與政治上的現實難題。儘管阿省石油資源豐富，但作為一個內陸省份，其能源出口高度依賴跨省管道和國際貿易協議；獨立後，阿省將失去加拿大聯邦的市場保障和國際談判優勢，甚至可能面臨貿易壁壘。此外，阿省還需自行承擔國防、外交、貨幣體系等國家職能，這些成本遠超目前作為省份的支出。政治層面上，加拿大憲法並未明確規定省份獨立的合法程序。1998年，加拿大最高法院在「魁北克分離案」的裁決中明確指出，任何省份若要獨立，必須得到聯邦政府和其他省份的同意，並經過憲法修正程式，這意味著，即便阿省舉行公投並通過獨立議案，聯邦政府仍可依法拒絕承認。

《聖經》多次強調「合一」的重要性，並警告分裂帶來的危害。《聖經・列王紀》記載，以色列王國在所羅門王死後分裂為北國以色列和南國猶大，這次分裂源於政治矛盾與民心背離，但最終導致兩國力量削弱，先後被外敵所滅。國度的分裂不會帶來真正的強大，反而可能加速衰亡。同樣，阿省若執意獨立，短期內或可宣洩對聯邦政策的不滿，但長遠來看，脫離加國的經濟、政治同盟體系，可能使該省陷入更深的困境。

《聖經・哥林多前書》12章12節說：「就如身子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而且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子，基督也是這樣。」這一原則同樣適用於國家，一個國家的不同地區如同身體的肢體，理應互相支持、彼此依存，而非彼此割裂，孤立存在。以能源產業為例，阿省需要卑詩省的港口、安省的製造業市場，以及聯邦的國際談判支援等。分離主義看似是「自救」，實則可能成為「自殘」。獨立並非阿省唯一的選項，阿省真正的挑戰，或許不是聯邦政府的壓制，而是如何適應全球能源轉型趨勢，實行經濟多元化，減少對石油產業的依賴，降低政策變動的衝擊。同樣地，加國政府也當考慮阿省的訴求，平衡目前的實況，誠意解決問題，拉近彼此的距離，達成有效的共識。

《聖經・以弗所書》4章2至3節教導世人：「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加國的強盛，正是基於其多元化之下的團結。

請上號角網站www.heraldmonthly.ca收聽本文聆聽版音頻。

聽聽華裔省民怎麼說？

根據2021年加拿大統計局人口普查的數字，當時阿省人口約417萬，華裔人口約16多萬，在少數族裔中人口排行第四位，第一位是南亞裔（近30萬人）、第二位是菲律賓裔（約21萬多人）、第三位是黑人（近18萬人）。相對於阿省省民年齡中位數（38歲），華人人口的年齡中位數相對較高（40歲），也是各少數族裔之冠。這次接受訪問的華裔省民，大多在阿省居住了30至50年，他們對獨立之說，各有看法。

省民一：「我們被欺負得太久了！」

從新加坡移民加拿大的摩西，在阿省住了45年，他主要在愛民頓從事地產行業。他稱自己在聯邦大選前已支持獨立的看法，也參加了「阿省繁榮計劃」的組織活動。他解釋自己支持獨立，最主要就是覺得聯邦政府對阿省不公平。

他認為第一個不公平的地方是聯邦均衡撥款（Equalization payments），他認同省長戴思敏（Danielle Smith）的說法，那就是：「本省已為聯邦國庫貢獻了數千億元，以供本國其他地區使用，這比我們從中所獲得的福利還要多。」摩西認為聯邦政府「大蝦細」（大欺小），為此十分氣憤。「阿省為中央貢獻了這麼多稅收，但『斗零』（五分錢）也沒有拿到，所有錢都去了東部。」根據加拿大財政部網頁，阿省在過去十年未獲聯邦政府的均衡撥款。

摩西以加拿大退休金計劃（Canada Pension Plan, CPP）為例，根據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的報告，從1981年到2022年，阿省的就業人士平均繳納了CPP保費總額的14.4%，但該省的退休人士只取回10.0%的CPP；阿省在此期間「淨貢獻」536億元——大約是卑詩省（British Columbia）淨貢獻的6倍，而卑詩省是唯一另一個為CPP淨貢獻的省份。

摩西覺得阿省為加拿大財政貢獻甚大，但在經濟發展上，聯邦政府卻處處打壓，這是他第二個不滿的地方。「我們之前成立了一間油公司，但3年前結束了，因為政府的規例太多。杜魯多政府通過的法案C-48（油輪禁運法案）和C-69（環境影響評估法案），令石油生意難做，東部不能興建油管，西部又不讓油輪來買油，阿省的油不能輸出給其他國家，結果只能以平價賣給美國。我們的油不能運到東部去，因為魁省說我們的油未經提煉，屬於重油（heavy oil），不要運過來污染環境，為甚麼你們要我們的補貼，又不要買我們的油？每年我們的國家要向外國買油，為甚麼不買自己的油？我們不介意要補貼其他人，但為甚麼要禁制我們做生意，這是不是欺負我們沒有海港呢？不過沒有海港一樣可以發展得很好，世界上有很多其他國家也是如此。」

至於摩西第三個不滿就是，阿省的國會議員相對其他省比例不足，因此發聲的能力不足以影響國策。「卑詩省（43個）、沙省（14個）和阿省（37個），加起來的議席（共94個），還不如一個安省（122個），安省加魁省就可以決定一切，我們甚麼時候才可以被公平對待？」

摩西坦言，他在40多年前移民來加拿大，為的是嚮往自由民主，他稱現在感到失望，沒有想過加拿大會變成這樣，他對獨立很有信心，認為阿省靠自己一定可以生存下去，有錢就沒有解決不了的事情。「我來自新加坡，當年新加坡被馬來西亞踢出來被迫獨立，你看看現在新加坡的發展吧！」

省民二：「經濟不景，學校也裁員」

陳先生當年由香港前去阿省愛民頓升讀大學，畢業後留下來，在此住了50年。他稱自己喜歡阿省的寧靜，遇到的人也很好，今天阿省出現分離主義，他認為和時代環境的改變有關。「阿省以石油業為主，70、80年代環境污染的問題仍未那麼嚴重，但到最近幾年天氣反常而使杜魯多政府制定各種對抗氣候變化的法例，由此影響阿省經濟，人人都不會喜歡被打爛飯碗。另一方面，阿省的社會環境也和當年不同，人種比例和文化都出現不少變化，人也不再像當年那樣單純。」

事實上，石油業主導阿省經濟，一有甚麼風吹草動，整個社會都會受到牽連。陳先生退休前在北亞省科技學院教授與石油工業相關工程的學科，他稱石油減產時，部份工廠部門要暫時關閉，工作職位隨之流失，而他們學院的畢業生亦難以找到職位，繼而課程的學額也要縮減。「省府會看市場有多少人力需要，只要需求減低，就不會津貼課程，學院因此要縮減課程，講師也會被辭退，這樣的事情發生過兩次。最近新聞報導，學院要停辦18個課程（不包括與石油有關課程），這和聯邦政府縮減留學生配額也有關。但始終石油業是阿省的經濟命脈，打壓石油生產會影響大部分人的生計。」

然而，陳先生認為獨立並不能解決問題。「整體來看，我們有沒有獨立的條件？我們是否能處理國防、外交、軍備的問題呢？幾百萬人能建立國際地位嗎？看來本省政客只是借題發揮，取『獨立』作籍口來要脅聯邦政府，去爭取更多資金。我不贊成獨立，這使國家分裂。歐洲七零八落的情況足可借鑑。加拿大政府奉行民主社會主義，我們只是幸運地擁有石油天然資源，聯邦政府就將資源得益平均分配，假如不認同計算方法，就應該『唔啱講到啱』（達成共識），獨立對大家都沒有好處。我不擔心獨立的問題，因為現在支持的人不多，不足為戒。」

省民三：「安居樂業心滿意足」

Lydia和丈夫93年從香港移民阿省愛民頓，在此安居樂業，一對兒女現在也長大出來工作，夫婦二人過著半退休生活，對於這次阿省分離分子鼓吹獨立，她不以為意，反覆用一個「傻」字來形容。「當獨立呼聲一出現時，我就和家人討論，一家人包括兩個土生土長的兒女，大家的感覺都是：『傻嘅』（傻的）。我們草原省份一直都支持保守黨，但加拿大東部人口多，結果還是自由黨勝出，我覺得只是有人不忿氣，認為阿省不受尊重，於是提出獨立。在民主選舉下我們要接受選舉結果，不是你不喜歡就要獨立。自由黨如今再度被選出，卡尼這四年假如做得不好，也就沒有任何藉口，下屆就應該輪到保守黨執政了。」

另一方面，Lydia認為獨立分離是妙想天開的事。「魁省使用不同語言，搞了這麼久也不能獨立，我們處身在加拿大國土之中，有很多事情都要倚賴聯邦政府，我們的經濟能支持獨立嗎？能維持這樣好的福利嗎？這麼多個省加起來才是加拿大，身為加拿大人，我們怎可以不理其他省份？我移民來加拿大，原因是喜歡加拿大，而姐姐在愛民頓，所以就來阿省，我移民不是為了阿省，假如它真的獨立，我會搬到其他省去。」

對於30多年的阿省生活，Lydia覺得稱心滿意，「阿省幅員廣大，人口密度不高，樓價不貴，省稅又只有5%，還靠近班芙國家公園。我們初來時都是由低做起，由做餐館到再進修，我後來當保險經紀，丈夫就當工業繪圖員，現在半退休當司機送貨。這裡的生活指數不高，每月每人賺2000元，兩個人4000元就可養一家四口，我每星期買食物的錢才百多元而已。女兒畢業後從事美術設計，兒子在省衛生廳當衛生督察，女兒幾年前（23歲時）便已買樓，一間雙車房四房的連屋那時才30多萬，月供1,400元，一點也不辛苦。這裡的人也很友善，我沒有感到自己被人歧視，治安又好，以前真的可以不鎖門；工作、生活可以平衡，我真心覺得這就是安居樂業。」

Lydia表示自己完全不擔心獨立問題，因為覺得沒可能會成事。「我認識的人都沒有討論，大家不大關心，連白人鄰居也沒有說甚麼，大家都不會為這件事爭嗌勞氣，我想輸波（球賽輸了）會更加勞氣。」

省民四：「別輕看阿省人的怨氣」

姚俊雄在93年由香港移民阿省卡加里，在卡加里大學修讀MBA後，投身銀行工作，之後轉行出任理財及投資顧問，至今已有20多年了。他回顧卡加里這30多年，認為自己沒有選錯地方，因為卡加里生活質素高，悠閒舒服，而最令他懷念的就是簡恩（Ralph Klein）當省長的時代（1992年至2006年）。「在2005年時，簡恩清償了接任時的230億元赤字，令阿省成為加拿大當時唯一沒有負債的省份，結果每個省民收到一張400加元的分紅支票，那時阿省更被稱為『富貴省』。」

管治有效，加上石油業興旺，阿省有過一段好時光，可惜簡恩下台後，後繼無人，加上2008年金融風暴，阿省債務重來，其中聯邦政府的各種政策，亦令姚俊雄感到對阿省並不公平。「各種環保政策、法例，對能源行業都會造成影響，搞環保是要付代價的，但不能拿阿省來找數（付款），這是不公義的；聯邦的均衡撥款我們只有付出，極少有拿錢；我們的油又不能賣到東部去，魁省拿均衡撥款的錢，又嫌我們的油骯髒；東部人口佔了全國三分之二，政黨為了選票就要討好他們，尤其是在聯邦自由黨政府的架構中，草原三省的國會代表，一直都沒有重要職位，令人感覺沒人重視我們的聲音。」

雖然最近CBC新聞報道阿省的民調顯示，有67%的阿省省民反對獨立分離，但姚俊雄指出聯邦政府不應掉以輕心。「我也在這反對獨立的67%的人當中，但並不代表我們感到滿意，我們當中有人仍然感到失望和反感，只是在理性分析下，知道獨立分離，對大家都沒有好處，尤如一起自殘，對阿省和加拿大來說，都是一場大災難。假如我們長期被忽略，被人佔便宜，倘若有人別有用心，繼續煽風點火，鼓吹那種阿省人感覺到被剝削、被排擠的情緒，久而久之，到了一個情緒高漲的時候，恐怕未必一定會理性分析，最終可能釀成一個災難性的獨立公投行動。」姚俊雄希望新任總理卡尼能明白阿省人的感受，拆除省與省之間的嫌隙，大家坐下來商談消除壁壘。

對於聯邦的均衡撥款，姚俊雄認為這本是一個對大家都有利的方法。「一個有效的Equalization Payments（均衡撥款）系統，是可以達至互利互惠的synergy effect（協同效應），假若均衡撥款的計算方法是公平和合理的，當某一省在某一年財政有所欠缺時，大家可以互補互助。而阿省每年都要付出，這是好消息，這表示阿省的經濟增長和財政實力，每年都比其他省份優勝，我們應該為此而自豪。不過，Equalization Payments的公式怎樣計算，常常是觀點與角度的爭論，對公平計算的定義，恐怕常常是各執一詞，各持己見，爭論將會是永無休止的！」

至於有人認為阿省獨立，可以將支付均衡撥款的錢拿來自付國家開支，姚俊雄不以為然。「阿省若將她們 Equalization Payments 的錢拿來自己投資，以一個阿省小國的財務與政治實力，遠遠不及一整個加拿大聯邦，那『阿省國』的投資，會有像加拿大聯邦的同等投資機遇與優惠嗎？恐怕一些大型國際基建投資項目，『阿省國』連參與的機會也沒有。反過來說，國外和國內的投資者，對一個阿省小國，在投資借貸方面，會給他們像加拿大聯邦的同等優惠嗎？恐怕這個阿省小國，將要付出更高昂的借貸成本，得不償失。」

面對阿省的獨立呼聲，姚俊雄鼓勵華人不要獨善其身，繼續對政治冷感。「我們要多參與政治和關注社區，華人不參政，選票就會被人忽略，也就沒有人理會我們的聲音，政客的決定是看選票的。現在這個世界輿論兩極化，中間派比例又逐漸縮小，阿省如此，加拿大如此，大家好像不能對話，面對分離言論，切記要保持頭腦清醒，抱持平的態度，盡量去聽聽不同的理論和觀點。」

省民五：「真的獨立，我們還能搬回加拿大嗎？」

樊太和丈夫退休後，兩年前由安省多倫多搬到阿省愛民頓，為的是就近女兒一家。她稱這次越省搬家並不困難，所有手續都無痛辦好，甚至家庭醫生也幸運地找到了。

樊太來了加拿大38年，她稱由多倫多搬到愛民頓很適應，生活基本開支更下降了。「這裡的稅率只是5%，比多倫多13%少了很多，汽油也便宜。」

在朋友圈子方面，樊太夫婦在教會結識了不少朋友，天天都有活動，生活很是愜意。對於阿省的分離獨立言論，她問過自己的洋人女婿和親家，他們均覺得這是沒有可能的事，也不明白為甚麼有人會這樣傻如此想。

「我認識的人根本就不關心這件事，連想也沒想過。我不會簽名支持獨立，當日我從香港移民是為了來加拿大，你想我從多倫多搬到愛民頓多麼容易，將來假如變了『阿省國』，我還能離開搬回加拿大嗎？結果會否被困在阿省？我的退休金又怎樣辦？我們退休人士，最好是甚麼也不變。」

樊先生同樣認為，在愛民頓的生活和多倫多差不多，而因為來愛民頓後正式退休，多了時間做運動、當義工、參加教會查經，生活悠閒，身體更加健康。對於阿省獨立，他認為並不可行，更可能是得不償失的事。「聯邦政府就像一個合作社，你退出來，自己要花費的錢可能更多，經濟貿易的阻礙可能更大。我搬來才兩年，真的要投票的話，一定會投反對票。」

請上號角網站www.heraldmonthly.ca欣賞時事加號影視及本文聆聽版。

均衡撥款（Equalization Payments）是加拿大聯邦政府根據憲法規定，向財政收入能力較弱的省份提供的一種無條件轉移支付（unconditional transfer payment）。它的核心目的是：「讓所有省份都有能力以大致相同的稅制，為居民提供大致相同水準的公共服務。」

均衡撥款的計算方法是，聯邦政府每年根據各省的「稅基」（如所得稅、消費稅、資源收入等）計算其「財政能力」（fiscal capacity），也就是省在平均稅率下可以徵收多少收入。凡財政能力低於全國平均的省份，將獲得均衡撥款，以填補差額。省份可自由使用這筆錢，不需要用於特定用途。

根據2024年國會圖書館的《加拿大均衡撥款公式》報告（Canada's Equalization Formula）指出，這麼多年來，均衡撥款計劃因多種原因備受批評。例如，有人認為它可能鼓勵「接收省」（have-not provinces）作出某些決策，目的是獲得最多的撥款，而非著眼於長遠的經濟成長。例如一個大型接收省可能會透過調高稅率，讓整體基準提高，自己的數值看起來仍然偏低，因此仍符合「財政不足」的條件，於是可獲得更多聯邦補貼。同樣地，均衡撥款計劃也可能讓接收省缺乏開發自然資源的動力，因為從資源開發中獲得的收入，會使其財政能力增長高於全國平均，進而導致其獲得的均衡撥款減少。

亦有人指出，均衡撥款計劃的決策過程經常被政治化，部分原因是該計劃完全由聯邦政府掌控，可能導致以選票來衡量決策。阿省由於油砂資源豐富，長期貢獻均衡撥款，但在過去十年從未獲撥款。

為了使均衡撥款去政治化，一些觀察人士建議將該計劃的管理交由一個中立、獨立的機構負責，類似於澳洲的「聯邦撥款委員會」（Commonwealth Grants Commission），該委員會負責決定商品與服務稅收入在澳洲各州和領地間的分配。

以下是聯邦政府於2025至2026財政年度對各省的均衡撥款分配情況，總計261億加元。

省份	均衡撥款金額（以百萬元計）	聯邦撥款總額（以百萬元計）	人均聯邦轉移支付（元）
魁省（Quebec）	13,567	29,280	3,159
緬省（Manitoba）	4,689	7,291	4,750
斯高沙省（Nova Scotia）	3,465	5,324	4,855
紐賓士域省（New Brunswick）	3,123	4,610	5,256
愛德華王子島省（Prince Edward Island）	666	977	5,324
安省（Ontario）	546	28,757	1,728
紐芬蘭與拉布拉多（Newfoundland and Labrador）	113	1,049	1,901
阿省（Alberta）	0	8,649	1,695
卑詩省（British Columbia）	0	9,952	1,695
薩省（Saskatchewan）	0	2,155	1,695

資料來源：加拿大財政部

請上號角網站www.heraldmonthly.ca收聽本文聆聽版音頻。

福音小故事

聽

總統顧問高森回頭記

曾福

邪惡內閣中的邪惡天才

高森（Chuck Colson）生於1931年，父親曾為新英格蘭地區的囚犯提供免費法律服務，母親則常為饑餓的人煮飯。高森學業成績優異，據說他拒絕了哈佛大學提供的全額獎學金，以「報復」哈佛當年拒絕錄取他父親的申請。他選擇就讀布朗大學，主修歷史，畢業後加入海軍陸戰隊，並晉升至上校。1959年，他以優異成績自喬治華盛頓大學取得法律博士學位。高森熱衷政治，1961年起開始私人執業，在波士頓及華盛頓特區設有辦公室。1968年，在尼克遜成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期間，高森擔任其法律顧問；翌年11月，他正式加入尼克遜總統的團隊。

高森身為「總統特別顧問」，深受重用，權勢一時無雙。未滿40歲的他，已穩握總統與國內政治團體的溝通大權。高森作風果斷，手段強硬，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白宮職員稱他為「總統的打手」，媒體更稱他為「邪惡內閣中的邪惡天才」，曾潛入竊取不利於總統的文件，其他手段包括誣陷、恐嚇，甚至與特工討論消滅政敵的方式。

潛心讀完整本《返樸歸真》

震撼美國的「水門事件」最終導致尼克遜總統辭職下台，1974年3月1日，高森因隱瞞真相、妨礙司法公正而被定罪。早在1973年8月，預感即將被捕的高森，驅車前往探訪好友——麻省最大商業機構的總裁湯腓力（Tom Phillips）。此時，湯腓力剛在葛培理牧師佈道會中信主，成為基督徒。高森感受到好友身上那份莫名的平安，而這正是他在水門風暴下最渴望的東西。湯腓力傾心聆聽後，拿出魯益師的《返樸歸真》（Mere Christianity），翻到談論「驕傲」的一章，給高森讀一遍。分別前，他邀請高森一同禱告，高森拒絕；湯腓力為他祈禱，並將書送給他。高森回到車內，情緒潰堤、放聲大哭，後來他強打精神將車駛離，在數百碼外的黑暗小路旁停下來，向神禱告。接下來的一週，他獨自在緬因州讀完整本《返樸歸真》。

專心投入監獄關懷事工

高森信主的消息傳出後，外界眾說紛紜，有人質疑這只是他博取同情的手段。1974年7月9日，高森正式在亞拉巴馬州服刑，親身體驗監獄制度的弊病，以及它對囚犯造成的長遠傷害。出獄後，他婉拒了多個高薪職位，專心投入監獄關懷事工。1976年，他創立「監獄團契」（Prison Fellowship），至今已成為全美最大的監獄關懷機構，專注於幫助囚犯、更生人士及其家庭；他在多所監獄開設以信仰為核心的課程，幫助囚犯建立自信、培養技能，以期重返社會。

1979年，「國際監獄團契」正式成立，如今在全球120個國家傳福音給囚犯與其家屬，並致力於改善刑事司法制度，高森及其創立的機構屢獲殊榮。2003年，他獲邀重返白宮，並攜數位已悔改更生的前囚犯，向時任總統介紹「監獄團契」的工作。此外，他熱心推動基督徒參與社會與文化議題，撰寫大量文章與書籍，總數超過30本，促進信仰與社會之間的聯繫與交流。

2012年4月21日，高森因腦溢血逝世。他的女兒Emily表示：「萬千生命因他改變，我是其中之一。當爸爸把生命交給耶穌，我也重新得回爸爸，那是第一次。」《聖經・哥林多後書》5章17節說：「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親愛的朋友，你也願意回頭嗎？請用本報的決志表與我們聯絡。 **請上號角網站www.heraldmonthly.ca收聽本文聆聽版音頻。**

聽

婆媳關係破裂 夫婦感情轉淡

「……媳婦抗拒婆婆；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裡的人。」（彌迦書7章6節）

王若敏

風雨沖淡最初的美好

婚姻走得越久，越顯崎嶇；不是因為不再相愛，而是現實的重量逐漸浮現。它需要更多包容、成長，學會在彼此的差異中尋找平衡；而這個曾經任性、脾氣暴躁的我，卻總是不知如何駕馭這一切。

作者與母親、家姑及丈夫合照

最初，婚姻像一場夢——甜蜜、浪漫、充滿希望；然而，隨著時間推移，風雨不期而至，沖淡了最初的美好。我曾天真地以為，愛情應該是幸福、和諧的，不會有爭吵與誤解，但這種來自童話故事、電影與社會灌輸的理想愛情藍圖的信念，卻讓我對婚姻抱有過高期望，當現實與夢想不符時，落空與無力感，讓我迷失了自己。當愛不再是想像中的完美時，我開始感到疲憊、動搖，甚至在朋友之間模糊了該守住的界線——不是因為不在乎婚姻，而是因為弄丟了自己。

後來，我們全家移居加拿大。搬遷不僅是身體的轉移，更是靈魂的尋覓與安放。我希望在這片遼闊而寧靜的土地上，能撫平內心的傷痕。童年因戰亂而流離，少年夢碎後遠走，婚姻失衡後一次又一次站在轉折的邊緣……多年來，搬家彷彿成了我與命運對話的方式，而這一次，我問自己：「這裡，能否讓我的心真正落地安息？」

婆婆掌控與丈夫沉默

在加拿大，我們夫婦倆從事普通的工作，孩子則由婆婆照顧。可是，她的教育方式與我們大相逕庭，我看在眼裡，卻無能為力改變；而她又習慣擅自挪動家中物品，甚至隨意進出我們的房間，取走屬於我的東西，對我而言，這是極大的不尊重。每天下班回家，看到物品被移動，我的心裡總升起難以言喻的不適，儘管工作了一天已十分疲憊，但我仍會執意地將一切恢復原狀。更氣人的是，丈夫對此毫不在意，只淡淡回應：「再買回一個給妳就好了。」這樣的態度讓我深感無助，因為那意味著，婆婆的行為不會改變，而我就只能默默忍受嗎？

婆婆控制慾極強，牢牢掌握著這個家的主導權，而我卻被這股無形的壓迫感吞噬。直到某天，我的家人臨時需要借住家中，我懇求婆婆暫時搬離，沒想到她竟情緒失控，持利器威脅我，甚至揚言要殺了我。那一刻，我的世界崩塌了！驚恐、無助、顫抖……最讓我心碎的，不單是婆婆的舉動，而是丈夫的沉默——他沒有保護我，甚至沒有為我說句公道話。自此，婆媳關係徹底破裂，我堅持讓婆婆搬離，她帶著怨氣離開，並誓言永不再踏入這個家。我們不歡而散。

心血與淚水交織的苦楚

這些年，我承受著巨大的精神壓力，也曾向教會尋求幫助，卻沒想到事情傳開後，帶來更多傷害，甚至影響了我和丈夫的關係。我無數次坐在黑暗的角落裡，淚水止不住地落下，心中充滿孤獨與無助，覺得沒有人能理解我的痛苦，我彷彿走到了人生的盡頭，生活中看不到一絲光亮。在無數個深夜裡，我反覆回想那些混亂的畫面，深陷自我懷疑與痛苦之中。有一瞬間，我望著自己的手腕，想用死亡結束這一切；但最終，刀子沒有劃下去，那種痛，不只是皮膚的傷口，而是心血與淚水交織的苦楚——一種想大聲呼救，卻無人聽見的絕望……我寫這些經歷，丈夫都知道，但仍改變不了事實。

天父爸爸，你看到女兒受了委屈嗎？

請上號角網站www.heraldmonthly.ca收聽本文聆聽版音頻。

喜樂婆婆的一片天

可惜，寶貝都沒用了

小金子

相片太多捨不得扔

感恩，搬進老人中心一段時間了！「南極」小兒子已陪我去過，回來後，今年三月回香港的音樂佈道會也完成了！再感恩，最近兩個兒子同時回到西雅圖，相信是神讓他們幫助我收拾家。當然粗重的活兒，完全不需要我做，但最簡單的收相片，就交給我了！收相片簡單嗎？一點都不簡單。我已經暫時搬回舊家住了好幾天，你猜我收得怎麼樣？告訴你吧，一點都不怎麼樣，只是收相片，扔相片，到現在處理了只不過三分之一；說真的，我完全不能想像我會有這麼多相片。我已經放手扔了，我的小兒子在邊上幫我的忙，他也是一邊扔，一邊說：「怎麼扔得下手？」至於那些寶貴的屬靈書、詩歌帶、見證碟，原本都是寶貝，現在完全沒人要。本想送給教會弟兄姊妹，但有的教會是借地方，就算是自己教會也都不要，因為手機太方便，一按，甚麼都有了，還有，就是CD、卡式帶、見證，都需要機器放，現在幾乎找不到這些機器了！

捐衣服的工程停頓

我的大兒子租了一台專收廢物的車，不但貴，十天要600塊，而為難的是，甚麼都不捨得往裡扔。上個主日，我請牧師、師母報告，聚會完，歡迎弟兄姊妹到我家，選取一些可愛的小擺設，事前我兩個兒子把一些決定送出去的擺在架子上，家具也可以選；結果有些被選走，但大部分都仍留在原處。好在聽到一個好消息，中文書可以送到中國城的一個二手店，他們可能願意要。

還有，沒想到我老太太竟有幾衣櫃穿不完的衣服。一開始，我和喬宏的睡房，一人一個衣櫃，衣服掛得滿滿地。喬宏被神接去後，睡房的兩個衣櫃，被我一個人佔滿了！曾幾何時，書房的衣櫃竟也掛滿了我的厚外套和晚裝。去南極前，一位天使姊妹幫我選了些合用的；回來後，去香港前，又選了些必須的，但現在衣櫃裡依然掛滿衣服。師母建議，找一天把所有衣服，由師母都收起來，捐給二手店。本來說好今天，臨時老太太又變了，想捐的時候，我也在場再看一看，結果師母說：「妳既然還沒決定，那就改天吧！」於是捐衣服的工程，又停頓了。